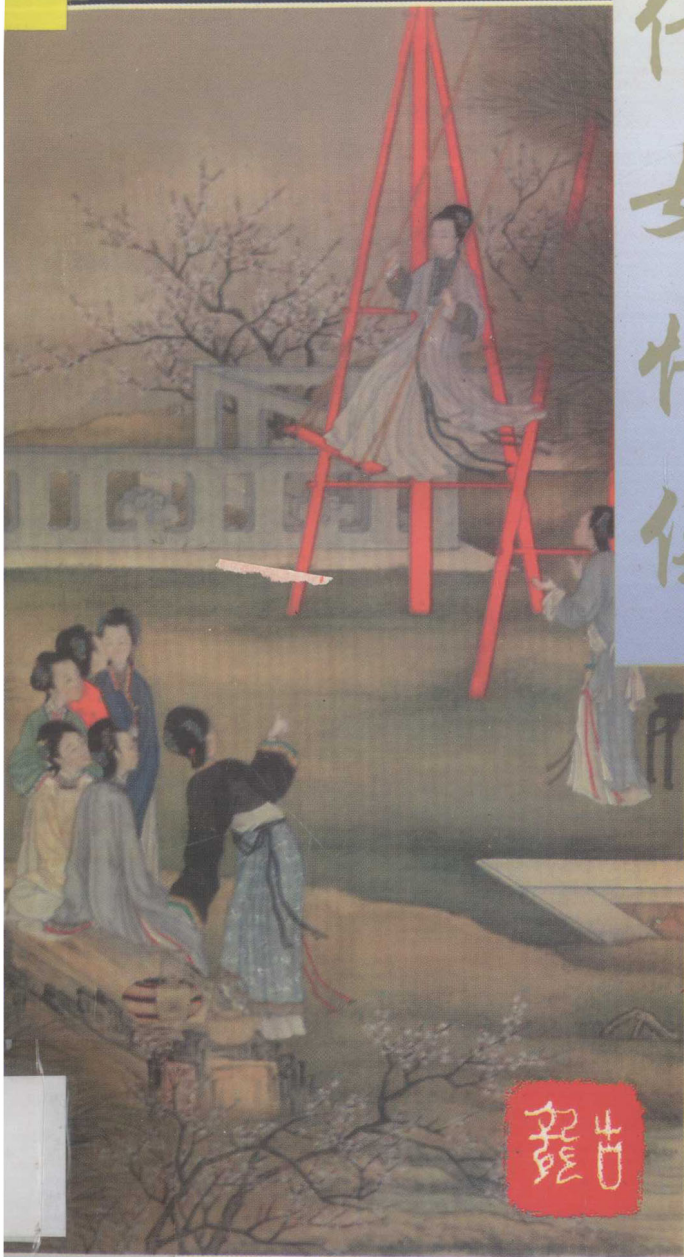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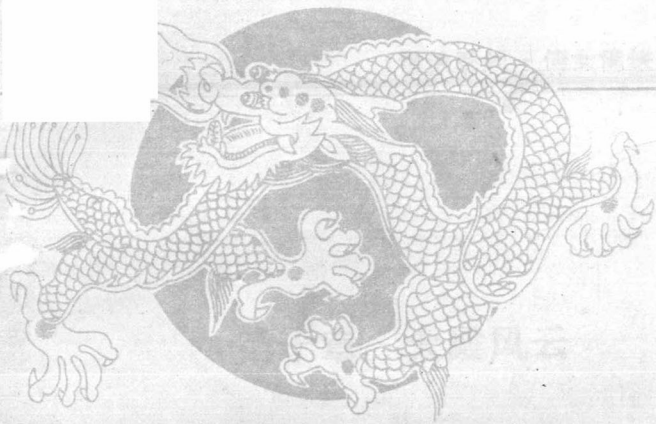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# 倩女情侠

「台湾」古龙著

黄山书社



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倩女情侠

下

## 第十章 大殿风云

罗征在一旁，已看出蓝无常虽然口口声声要加害于己，但实质上却是藉此拦住烈火祖师与青冥子，不令他们两人对自己下毒手。

对青冥子，可以凭一句话将他吓住，但是对烈火祖师，却要冒两败俱伤之险，与他动手过招不可。

罗征真不明白，何以蓝无常对自己如此厚爱，倚柱站定，准备万一蓝无常有所不测，自己拚死也要助他一臂之力。

另一面，青城十三子等人，果然纷纷趋避，蓝无常回头向罗征看了一眼，见他毫无避开之意，心中更是暗暗嘉许不已。

烈火祖师厉延己将手臂缓缓抬起之后，便有一股热气，逼了过来，但却仍凝掌不发，喝道：“阁下究竟如何称呼，为何藏头露尾？”

蓝无常冷冷地道：“厉延己！对你这种孤陋寡闻之人，

也要报上名头，岂非有失身份，要动手，就动手便了！”烈火祖师原是见蓝无常全身皆为天蓝宝纱笼罩，说是一个人，其实只如一蓬蓝烟也似，猜不透他的虚实深浅，是以才一问再问。听得蓝无常越讲越不像话，怒火陡升，喝道：“好！”

手臂一摇，一掌拍至，掌风灼热已极，罗征身在一丈开外，亦觉得热气逼人，几乎透不过气来，蓝无常叫道：“好火云掌！”

身形展动，一闪避开，烈火祖师左臂又缓缓抬起，双掌齐施，两股热风，交相逼到，将天蓝宝纱逼得紧束在蓝无常的身上。

他因一身火云功，已臻绝顶，所使掌法，虽名曰“火云掌”，其实全无招式，纯以内力见胜，举手投足之间，将内力逼出，便可伤敌。

而他本身一运火云功，身热如火，对方手掌挨了上去，非但不能伤他，自己反要被灼伤，他一身衣服，全是极细极细的金属丝织成，更能发挥“火云功”的绝大威力。

蓝无常身上天蓝宝纱，坚韧无比，但却不能防火，烈火祖师掌心一逼，蓝无常扬起天蓝宝纱去迎时，一股天蓝宝纱，与他掌心相触，只听“滋”地一声，一阵难闻已极的焦臭之味，传了出来，天蓝宝纱已被烧去了巴掌大小的一块。

蓝无常吃了一惊，暗叫不好，今日天蓝宝纱非但难以

发挥威力，反倒遇到了克星，一躬背，后退三步，手臂抬起处，一股劲风拂出，烈火祖师既知他身上蓝纱，怕自己的火云功，那里肯轻易舍弃？一迈脚，就想逼近身去。

但蓝无常内功已臻绝顶，拂出的劲风，凝滞犹如宝物，烈火祖师连挥四掌开道，方得跨前一步，蓝无常又是一股劲风拂出，烈火祖师始终近不了他身旁。

两人各以绝顶内力，僵持了约有小半个时辰，蓝无常突然全身一阵抖动，天蓝宝纱化为一蓬烟雾，突然凌空离身而起，接着他又是一掌挥出，那蓬天蓝宝纱，直向罗征飞去。

蓝无常口喝道：“小娃儿，与我接住了天蓝宝纱！”罗征会意，一跃上前，将天蓝宝纱捧了下来，只觉轻若无物，一大团物事，用手一束，几乎可以一手握住，暗叹神妙不已。

再看蓝无常时，一身密扣紧袄，照算他年龄，确切数字，虽无人知道，但少说也在八十开外，但看来却似四十许人，一头头发，仍是漆也似黑，可见他内功之深，实有过人之处。

烈火祖师一见他将身上天蓝宝纱抛去，趁机又是两掌挥出，向前连跨两步。

蓝无常如此武功之人，也觉如他掌力惊人，实非易与，深恐数十年威名，毁于一旦，格外小心，身子一沉，双掌齐推。

以两人功力而论，实是难分伯仲，而且内功到了两人这般地步，掌风在三尺之内，如同宝物，和武功差些的人动手，掌风已可挡击兵刃，因此两人一齐发掌，说什么也得相隔六七尺，再也不能向前移动一寸，又僵持了片刻，烈火祖师掌风“轰轰”有声，宛若洪炉烈焰在燃烧一般，不断向前袭出，而蓝无常掌风，却只带起“丝丝”之声，与之相较，声势大是不如。

罗征此时，已踏进一流高手的境界，两人动手的情形，全都看在眼里，谁强谁弱，一望而知，蓝无常逼得将天蓝宝石纱除去，实则上已是处于下风，而烈火祖师厉延己火云掌威力一经发挥之后，看得蓝无常时，掌风渐趋微弱，竟大有不支之状。

罗征对蓝无常此人行事，并无好感，但蓝无常前次在半天云庄顿宅上，当他被众人认作是杀人凶手之时，挺身而出，将凶手的罪名揽在自己身上，这时和烈火祖师厉延己动手，无非亦是为了要维护自己，岂有看着他吃亏的道理？

将天蓝宝石纱顺手塞在怀中，一面运真气与厉延己越来越是炽热的掌风相抗，一面手握仙人掌，向前跨了两步，以防蓝无常一有不测，便出手相助。

此时，烈火祖师一身火云功，已然尽情施展，掌风之激厉炽热，无与伦比，青城十三手，已有一大半退出了正殿，罗征向前连跨两步之后，便觉得热气难忍，猛地想起，

蓝无常的天蓝宝纱为他火云功所克，难道就没有东西可以克住他的火云功了么？

看蓝无常时，虽是守多攻少，但双目神光炯炯，暂时尚不至于落败，返身奔出殿外，“仙人掌”起处，“群仙赴会”、“云里藏雨”、“仙人指路”，一连三招，将拦住去路的三人，一齐逼开，向外冲去。

殿中烈火祖师与蓝无常动手，无非是为了要胜了蓝无常之后，取罗征性命，为五个徒弟报仇。

他五个徒弟，为了觊觎方幽兰的美貌，因藏人间有兄弟数人，同娶一妻的习惯，竟要方幽兰嫁他们五人为妻，也不想想方幽兰冰晶玉洁，不要说同时嫁他们五人，就算是五人中的一个，向她求婚，也一样要碰壁，若不是罗征硬出头干涉，这祸事便落在方幽兰的头上。那烈火祖师在西藏，见五个徒弟的命鸟飞回，得知了仇人乃是青城山六盘峰铁盆老人之徒，便立即兼程前来，恰巧青城铁盆老人有事外出，已许多日子未曾回来，青城十三子一见厉延己到来，个个吓得魂飞魄散。

在这十三人之中，本就没有什么正直之士，而且对于青城由铁盆老人掌门，将来大有可能传给罗征一事，深表不满。

□

□

□

本来，碍于铁盆老人的武功，不敢发作，如今一听厉

延己是来寻罗征报仇，十三子一计议，便决定趁铁盆老人不在，以厉延己做靠山，和他将原委讲明，罗征回山，由他报仇，但铁盆老人若回山，也要由他对敌，竟定下了借助外力，背师叛道的毒计。

烈火祖师厉延己本就野心勃勃，也向闻得青城派乃是中原武林的大宗派，一想事成之后，青冥子虽是名义上的掌门人，但还不是事事听命于己？于是便一口答应。

本来罗征一回山，便可依计而行，但却偏偏又来了一个蓝无常，武功又是一样的高，烈火祖师已将火云功的威力，发挥到八九成，尚且未能取胜，心中便焦躁非常，再见罗征夺门而出，唯恐他要溜走，则连徒弟的仇也报不成，身子一闪，大叫道：“小畜牲别走！”

蓝无常因为吃了没有天蓝宝纱的亏，所以看来是处下风，实则他所练“蓝焰神书”，乃古时蓝面真人姬繁所传，其中所载武功，神妙无比，因为火云掌来势太猛，是以才先防守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再思对策，一见厉延己想去追罗征，跟住闪过身去，迎面两掌推出，掌心蓝星隐现，掌力强柔无比，已将厉延己拦住，一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姓罗的虽是青城派中人，但却绝不像那些牛鼻子，见硬就怕的脓包，他绝不会走的，只要你能胜得过我，就给你处置，亦不会有半句怨言！”

厉延己闷哼一声，立即回手，蓝无常只是在他身边，来回游走，不令他火云掌掌风得逞，而厉延己手掌翻飞，



因为要追袭蓝无常，掌风四散，大殿中热气逼人，青城十三子，已然一齐退出。

两人又过了十余招，殿门口人影一闪，罗征去而复转，只见他右手提着一个大桶，那木桶高可四尺，有两人合抱粗细，装满了清水，重逾千斤，罗征一臂提起，左右一荡，青城十三子无一人敢撻其锋，一齐向两旁闪开，罗征已进了大殿，将水桶在地上一旋，道：“蓝老前辈，这桶水或许有些用处。”

蓝无常一见大喜，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小子，我若胜了他，你一样难免一死，何必起劲？”

罗征慨然道：“人生在世，岂能免死？不过看怎么一个死法罢了！”

这话大合蓝无常的脾胃，用力一掌，向前推出，以进为退，先阻住烈火祖师的追势，身子一飘，相隔丈许，已然疾滑而至，随着一股大力，向水桶边撞来，手臂一挥，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罗征身不由主，被他撞开，蓝无常已和烈火祖师，隔着大水桶而立。

那大水桶进大殿后，殿中炽热之气，便消了一些，烈火祖师双眉剔扬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无名小子，你当水能克火，区区一桶清水，便能制得了我么？”

蓝无常冷笑道：“就算不能，也叫你见识见识中原的武功！”

一掌向水面按去，以他掌力而论，这一掌按了下去，理当水柱四起才是，但他手掌已贴到水面，仍是一点水花也不溅出。

烈火祖师厉延己口中虽说不怕，但五行生克的至理，绝非人力所能挽回。本来，五行生克，可以反其道而行之，例如水能克火，火亦可以克水，但是烈火祖师火云功虽已练到九成，偏偏最后一关，也就是反克北方癸水的那一成功力，尚未练成，因此心中实也存忌惮，一见蓝无常将手按在水面之上，并无动静，不知他要弄些什么玄虚，硬生生将冲向前去的势子收住，呆了一呆。

就在这一呆之间，蓝无常已将手缓缓提起。

他将手一提，围在大殿门口看两人动手的青城十三子，和殿中的罗征，都吃了一惊。

原来随着他手臂的提起，一股一握粗细的水柱，竟然离水面而起，紧紧地贴在他手掌心上，分明是他以掌力硬将水吸了起来。

掌力深厚之人，一掌向水面击下，再提起手掌时，要带起一股水柱，本来不是什么难事，青城十三子和罗征，也都能做到。

但要像蓝无常那样，手臂缓缓提起，那股水柱，晶莹如同固体，并无一点水花外溅，那确是见所未见之事！

蓝无常将水柱提起之后，突然“哈哈”一声狂笑，由慢而快，手臂向外一挥，那股水柱，便疾向烈火祖师厉延

已飞去。

虽然只不过是碗口粗细的一股水柱，但经蓝无常以绝顶内力挥出，去势之威猛迅疾，不下海洋上的滔天巨浪，烈火祖师吃了一惊，身形一矮，左掌上翻，一股热风，疾扬而出，但一与水柱接触，水柱顶端，水花乱溅，他掌力竟也被消去了一半，而水柱仍轰轰发发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向他压来。

厉延己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一闪身形，拚着损耗内力，闪到水柱中间，双掌俱施，一掌击向水柱中间，另一掌向水桶疾拍而出。

蓝无常见烈火祖师果然大见狼狈，心中一喜，却料不到他会来挥掌击桶，还待提第二股水柱时，“叭”地一声，水桶已被厉延己一掌之力，击成粉碎，掌力未尽，大半桶水，一齐涌去，没头没脑向蓝无常罩了下来，声势也自不弱。

蓝无常急忙后退，连挥两掌，将水珠挡开，第三掌挥出时，向殿门的青城十三子露齿一笑，掌力加强，竟成漫空水珠，一齐向十三人逼去。

那些水珠，先经烈火祖师内力逼起，再经蓝无常的掌风袭出，每一颗无疑是一个铁弹，灵钟子首当其冲，面颊上已中了一颗，其痛彻骨，口中一甜，连牙齿都被打落，急忙闪身趋避，水珠已一齐涌到。

那一边，烈火祖师见一招得手，火云掌力到处，掌力

虽然全被水柱化去，损耗内力不少，但也将那条水柱破去，回头一看，青城十三子个个狼狈不堪，向门外奔逃，不由得一愣。

蓝无常将水珠逼过，原是存心开他们一个玩笑，那十三人也真不济事，若是每人俱以掌风迎敌，合十三人之力，足可将水珠挡退。

但一到危险关头，却人人只顾自己逃走，以致走得慢些的几人，背上又被水珠打中，滚地哀号，大蓬水珠在后，一压了下来，性命难保，正在此时，那蓬眼看要向倒在地上数人压下去的水珠，突然向上飞去，一阵密如连珠的“叭叭”声过去，水珠滴滴而下，已然一点力道都没有了。

大殿中蓝无常和烈火祖师两人，都吃了一惊，心知来了高手，于一举手间，将水珠上力量，俱皆化去，虽然可将水珠上的力量，大都借扬上去之后，碰在瓦面、梁、柱之时间卸去，乃是巧劲，但出手如此快疾，总非庸手，定睛一看，青城十三子已相继站起来，个个面色青白，青冥子声音极为勉强，叫道：“师父！”

罗征一听青冥子叫“师父”，心中大喜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得赶上前去，却又被蓝无常拦住，只见人丛中，缓缓走进一个矮老头来。

□

□

□

那矮老头生相极是怪异，身高四尺，只及青冥子腰部，

手脚却又大得出奇，一颗脑袋，更是又圆又大，显得极不相称，头上又顶着一只径可两尺，厚约寸许的铁盆，细眉长眼，闭合之间，晶光四射。正是青城派掌门，威震武林的铁盆老人！

一进正殿之后，向蓝无常和烈火祖师看了一眼，虽是沉住了声音，但每一个言词如一个闷雷也似地问道：“青冥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青城十三子本来仰仗着烈火祖师撑腰，已然叛师离道，准备铁盆老人一回山来，肯将掌门人之位让出，再好没有，若是不肯，便联合烈火祖师厉延己，以十四人之力，联合进攻，至不济也可将他逐走。

打的算盘本是不错，但此时一则烈火祖师已被蓝无常拚住，二则铁盆老人不怒而威，那股威势，先将青城十三子慑住。

青冥子见问，面如死灰，结结巴巴，讲不出话来。铁盆老人不知原委，只当他们被人欺负，见到自己突然回山，心情激动，向蓝无常和烈火祖师两人，冷笑一声，扬头道：“征儿，你下山所办的事，办完了么？”

罗征道：“办完了，师父——”正想讲出青城十三子如何已经背师叛道之事，铁盆老人性烈如火，伸指在头上的铁盆上连叩三下，其声渊渊，半晌不绝，道：“两位朋友尊姓大名，为何来我青城山上撒野？”

蓝无常首先一声冷笑，道：“铁盆老人，你算是青城山

上的什么人？我们在青城山上撒野，干你什么事？”

铁盆老人不知道蓝无常话中有因，是要点醒他，他的青城掌门之位，已被人夺去了，闻言勃然大怒，声如轰雷，叱道：“大胆！”踏前一步，两眼神光炯炯，望住了蓝无常。

蓝无常暗叹青城铁盆老人能在江湖上享有如此威名，当真名不虚传。

本来，他只要将目前的情形，和铁盆老人讲明，便可联手对付烈火祖师，两人合力，必能将烈火祖师逐走，也不致以后惹出极大的风波来。

但蓝无常生性高傲，虽然年已八十开外，怪僻好胜之心，仍是不变，也不想想自己身上并未披上天蓝宝纱，铁盆老人自然不识得他是谁，只当铁盆老人心存轻视，不禁大为不服，冷冷地向后一伸手，道：“罗征，拿我天蓝宝纱来！”

罗征几次要冲向前去，均为蓝无常所阻，一听得他要天蓝宝纱，忙交给了他，蓝无常接在手中一抖，便又成了一个似人非人，似烟非烟的怪物。

铁盆老人这才看出，此人正是江湖上传说，近年来二次出世的蓝无常！

他为人嫉恶如仇，对于这种介乎正邪两者之间的人物，绝无好感，见蓝无常的天蓝宝纱，竟会从罗征手中递过，心中更是大怒，叱道：“好！枉我调教你十数年！”罗征一见师父叱责，面上失色，叫道：“师父——”但却被蓝无常

兰住，道：“叫什么？他调教你十数年，可及我教你几天之用？”

□

□

□

他讲这话，本是存心气一气铁盆老人的，但铁盆老人刚才见罗征代他收藏天蓝宝纱，只当两人关系已然亲切无比，又听蓝无常如此说法，只当罗征已然不希罕青城派的武功，另跟蓝无常学艺了。

武林中人，最是尊师重道，另外拜师学艺，本无不可，但必需经原来的师父同意或授意，否则便是大逆不道。铁盆老人性子又烈，也不多加考虑，“嘿嘿”冷笑两声，道：“好哇！”

回过头去向烈火祖师打量了几下，道：“这位朋友尊姓大名？”

青冥子在一旁，本已自知定要遭殃，又不敢逃走，怕死得更快些，当下一见情形竟对自己大为有利，心中大喜，忙恭身向前，道：“师父，这位是西藏烈火祖师！”

铁盆老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久仰，原来是北宗魔教唯一传人，尊驾来此何事？”

厉延己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这矮老头好见识，自己是魔教北宗唯一传人之事，所知之人不多，他竟然也知道，正要回答，青冥子已抢着说道：“师父，烈火祖师是好朋友，只因蓝无常和罗征师弟……”讲到此处，便故意停了

一停。

明知铁盆老人性子急躁，一定要打断自己的话头。

果然铁盆老人一挥手，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既然是好友，请暂时不要动手，容我来收拾逆徒！”

他此时“逆徒”两字，虽是指罗征而言，但青城十子做贼心虚，听了之后，个个面上变色，相互对望一眼，已打定了逃走的主意。

罗征见师父被青冥子瞞过，又急又怒，道：“师父，——”铁盆老人冷笑道：“我怎么样？”罗征只觉得千言语，不知从何讲起，呆了一呆，蓝无常一挥手，道：“何多说？”天蓝宝纱上下抖动，道：“久仰铁盆老人武功神无比，摩云十八手，铁盆手法两大绝学，向为武林人士仰，在下倒要领教一番。”

蓝无常行事，全凭一己之喜，毫不度量形势，也从顾到后果如何，话一讲完，天蓝宝纱已向铁盆老人拂带起一股温柔已极的大力，疾袭而至。

铁盆老人气得肺都要炸，大喝一声，屋宇都为之震头上所顶的那只铁盆，突然离头三尺，在半空中旋转并不掉下，大手一扬，一劈空掌，迎了上去，将蓝无常上的天蓝宝纱，吹得抖动不已。



那只铁盆，乃是铁盆老人仗以成名的独门兵刃，



以内力吸在头上，寝食与俱，一与敌人动手，便以内力将铁盆顶起，随手拨劲，铁盆便旋转呼啸，向对方袭去。那铁盆的形状，似圆非圆，极为特异，在空中盘飞时，能以转折，铁盆老人便跟在铁盆之后，不断以掌力推动，威力难挡。

当下一劈空掌将蓝无常天蓝宝纱之力化开之后，中指一弹，“铮”地一声，正弹在那铁盆之上，铁盆突又升高两尺，一个倾斜，便向蓝无常疾削下来。

蓝无常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反向铁盆迎去，天蓝宝纱突然伸出两股，一股向铁盆缠去，另一股尖端点向铁盆老人“太阳穴”。

那“太阳穴”在额角两侧，乃是极重要的穴道，铁盆老人见他出手便是杀着，也是双手齐施，右腕一翻，一掌向铁盆击去，铁盆的去势更疾，左手五指如钩，反手便抓蓝宝纱。

两人一动上手，比刚才蓝无常和烈火祖师交手时，声又是不同，铁盆斜压下来，蓝无常虽以天蓝宝纱去兜，一兜却兜了个空，铁盆一转，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，攻蓝无常背部，蓝无常急忙转身，同时也避过了铁盆老人那一抓，两人相隔不过五尺，可以说是贴身而斗，不出招，两人各自险象环生，都是在最危险的一霎那，化险夷，看来再打下去，非要两败俱伤不可。

青冥子等人，在一旁看得暗暗欢喜，但罗征却急得不